

【历下亭】

□鲁黔

大明湖的马路对面有一个小学,建国后改为芙蓉街小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更名为“大明湖路小学”,如今已恢复成文庙,它是我的母校。

今年初冬的一天,邱老师应约与我们这帮她的学生们重逢于明湖畔侧的鹤华居饭庄。

中午,风和日丽,垂柳的枝叶尚未枯黄,在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氛围里,仍可感觉到晚秋的余韵。众学友店门口恭迎,挽着近五十年不曾谋面的邱老师,众星拱月般涌入席间。

大概是向群同学的创意,搞艺术的点子就是多,把久违的鲜艳的红领巾及当年曾封的官衔,小队长(一道杠)、中队长(二道杠)、大队长(三道杠)的臂章,分发给诸位学友。各位同窗都很兴奋地把红领巾系在脖子上,从半开的窗外吹来的微凉之风,把胸前的红色绸巾吹得飘然而动,刹那间,时空的触觉把我又闪回于少先队的队旗下,依稀又听到鼓点阵阵,号声激昂,“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歌在幻觉里飘荡开来,少儿初始的热血随之沸腾。

□杨福成

鲜艳的红领巾

邱老师虽已耄耋之年,师者之尊犹然,当年的模样细察可辨,鼻梁上依然是银丝眼镜,岁月的栉风沐雨让她霜染鬓发。可不是吗,我们这帮当年的学生也到了爷爷奶奶的年龄了。

席间,邱老师记忆精确地数落着我们各位同学的趣事和特点。

她说,小驹的同桌是名女同学,小驹曾对我悄悄说,他长大了要和同桌结婚。此话未毕,这鲜为人知的笑料,让在座的同学们躁脚击掌哄然。

这次五十年之后的相约,我原本是不想来的。邱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乃入学后的第一任班主任,在我少小的印记里,她那银丝眼镜后的目光冷峻森森,她曾因我上课打瞌睡,用教鞭把我的铅笔盒敲弯,也曾因我的算术作业有错把我训得“七荤八素”,言而总之,我打心底里怕她……

邱老师又说到了佩戴“三道杠”的建平同学,也是她最得意之门生,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说她学习好,团结友爱,小小年

纪便能善解人意,如今已是一家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了。

当年学习较差的凡凡插言道:“邱老师,当年我学习全班倒数第二,汪宪倒数第一,他却已在美国定居了。您经常让我罚站,至今想来,我不怨您。没有那时的严格教育,我加减乘除的口诀,时至今天能记忆犹新吗?”

邱老师面对我举杯说:你上二年级的时候,在室外活动或义务劳动,再累你也不会坐在地上,当时我曾问你为什么,你说“父母不愿意”,这良好的家教和卫生习惯让我印象深刻啊!听罢此话,倏然心颤,半个世纪之前的那点儿事,老师仍然记得,若她不提起,我早已忘却了,细思后,却也捕捉到那段真实的往事……

丹青说起了她的同桌依峰同学,在老师宣布了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后,在鼓掌时,竟忘乎所以地把双掌拍到了她的双颊上,事后,在课堂上,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向她公开道歉。

在絮絮叨叨里,在津津乐道中,回忆着青梅竹马、两小无

猜的时光,让每一个人都无比激动。低视着胸前的“红领巾”,回首着往昔的故事,那年月,孩子们和成年人的心态几乎是一样纯朴的,为了入队戴上红领巾,为了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为了能当先进工作者,为了入党,为了一种荣誉,都不惜流汗流血,真诚地喊着“奋斗终生”的誓言!

在最后的敬酒时刻,我说了句心里话:“邱老师,今天,我见您时的感受是:您已把我印象中的严厉,化作了慈祥,但您今天的慈祥又把我带回了五十年前的那种外在的严厉,今天,我理解了您当初的严厉,那是您期望我们这帮孩子成龙成凤啊!”

席终人散,余情未了,仍系着舍不得摘下的红领巾,依依惜别,相邀来日再相聚。

人生的历程真是单程车票,过去的站台已不可能再返回了。我怀念从前的时光很慢,车、马、信件都慢。一个问候,要等上好多天。我怀念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朴实,那种傻傻的憨厚,那点儿有追求的信仰。

实录

【休闲地】

一张半价票的启示

□悠然

周末,我带着6岁的外甥到公园去游玩。检票入园后,贪玩的外甥才气喘吁吁地从后边跑到我身边。刚要训斥外甥,没想到一名工作人员紧步追上来,说外甥超过了1.2米,需要购买一张半价票。

听到工作人员让回去补票,我本能地把脸一沉。没想到那位工作人员说,如果我不愿自己走回去补票,她可以补好票送到我手里。当时虽然我自己返回门口给外甥补了票,但那位工作人员的周到服务,却让我有一种暖暖的感动。

我在泉城工作生活多年,记得以前陪老人、带孩子逛公园,有好几次耳闻目睹过同样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工作人员连喊带拽地让去补票,让游客很没有面子,而且还经常因此发生矛盾。最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是,补票后从检票口经过时,有的工作人员还在背后嘀咕,弄得本来游山玩水的大好心情,一下子没了兴致。

所以,当那名工作人员追上来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会受到跟以前同样的待遇,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位工作人员没有大吼大叫、强力威逼,表现出的循循善诱、礼貌服务,却让我心悦诚服地自觉去把票补了。

这让我一下子想到前不久刚刚看过的一篇文章:有一年,华人首富李嘉诚接了美国商人约翰·史密特的订货单,可就在他完成订货后,约翰·史密特却因在另一桩生意中受骗资金周转受困,无法正常提货,就中途变卦不要货物了。按合同,违约方须作出巨额赔偿。可令约翰·史密特没想到的是,当他试探性地问李嘉诚需要多少赔偿金时,李嘉诚却说:“生意场上的事,变幻莫测,我理解你的难处,目前正是你企业生存艰难的时候,换了我可能也会这么做。虽然你退货了,我的产品还未受到损失,所以就不必赔偿了。生意不成情意在嘛!”约翰·史密特千恩万谢而去。后来不久,美国的另一个商人,专门找李嘉诚要买他的塑料花,一下子让他大赚了一笔。李嘉诚问那位商人:“先生为什么专门要我的产品?”商人回答:“我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约翰·史密特,经常谈到你,说你这个人不错,待人仁厚,不斤斤计较,值得打交道,所以我就找上门来喽。”

可见,现实生活中工作中,当我们与他人发生矛盾或是冲突时,如果都能够替对方着想,找一个理由能够原谅和包容,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话,这种境界不仅是宽广心胸的体现,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当然您也将拥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为爸妈知道她的自尊心强,所以从来不对她说“你要好好学啊,爸妈不容易啊”之类的话,爸妈越是这样,她越是不舒服。

每当教育局到班级调查时,她就有想站起来举报那些不负责任的老师的冲动,可是她一次次选择了沉默,她真的不想给爸妈带来任何麻烦。

为了爸妈的辛苦,她只有努力学习,但她在心底,却一千次地对自己说:“我要崩溃了,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我的心情和书包一样沉重!”



沉重的补课

她是一个上初中的女孩,爸妈都是打工的,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就3000元左右。

她学习很用功,成绩也不错,可爸妈为了她将来能考上重点大学,花钱找老师给她补课:英语每月200元,数学每月200元,语文每月200元,物理每月400元,共1000元。

爸妈挣的钱是有数的,补课花掉了这么多,生活上就得节省着花。

全家人只有她吃小灶,一个鸡腿炖几个土豆,妈妈总要把肉挑到单独的碗里给她吃,爸妈只吃土豆。

毕竟,她已经长大了,不是被爸妈抱在怀里喂食的宝宝了,这样的吃法她吃不下,可她又怕爸妈难过,她只好一边吃一边高兴地说“真好吃”。

妈妈看着她高兴的样子,

【口述城事】

□张中锋

这次到莫斯科访学,莫师大给我安排的导师叫弗拉基斯拉夫·杨琴科,姓“杨琴科”,由于叫“杨琴科老师”有些麻烦,我就叫他“杨老师”。本来是准备称他为“杨先生”的,可是见了面以后,发现这位洋导师比我年轻,是个很“酷”的大小伙子,尽管已经三十八岁了。出于自尊心的需要,只好管他叫“杨老师”。

说杨老师长得帅,是因为他长得像演员,高挑的身材,绝对的金发碧眼,高鼻梁,笔挺的西装,左手提公文包,右臂挎着风衣,风度翩翩。为什么说“绝对的金发碧眼”,因为一般俄罗斯人的眼睛是灰色的,头发也是灰色的。

杨老师经常到中国来讲学,他能说几句日常用的汉语,也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我给他带去的国画虽然不是出自什么名家,但他很喜欢,直接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以示对这件礼品的重视。因此,在我喜欢俄罗斯文化与文学,有

点“俄罗斯化”的同时,我的洋导师则有点“中国化”了,两“化”遇到一起,能不相见恨晚吗?于是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尽管我们在语言上还存在着交流上的困难。

正像我们中国人常以自己所在单位为荣一样,杨老师也是如此,他把我带到语文系以及办公室、教研室、阅览室等地参观,并以其历史悠久而自豪。确实,当我看到语文系楼前的一排排罗马式柱子竟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时,当我在阅览室看到桌椅都是一九一三年的时,很是震撼。不过在系资料室则发生了一次小尴尬,当杨老师向我介绍这几个书架是法国文学、那几个书架是美国文学,不想我问到中国文学在哪里时,洋导师的表情马上就紧张起来,他连连说“有的有的”,可是我仍不依不饶地问,最后杨老师指着一个角落的书架上头,说了句“都在那儿”,说完转身离开了。我非要仔细看,大概只有三四本的样子,都是俄译

上来,我则脱口而出,这还常常引起俄罗斯学生的惊羡,我则也有几分小得意,其实这都是我与杨老师“合作”的结果。

由于教师收入低,杨老师同时还在几个学校上课,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们,只有这样拼命干,才能在高物价的莫斯科维持住生计,更何况他的妻子正在待产,这都需要钱。就是这样,杨老师还是陪我去了莫斯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和图拉的托尔斯泰庄园,后来他又联系彼得堡的朋友,在那里给我提供了管吃管住的地方,以方便我参观游览。

几天课下来,再加上水土不服,我感冒了,不得不请假。杨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一再给我发电子邮件表示问候,后来他就把所讲内容提前发给我,甚至还附有课堂上要提问的问题,有了这些准备之后,再上课就觉得容易多了,有时杨老师提问问题,学生们都答不

上来,我则脱口而出,这还常常引起俄罗斯学生的惊羡,我则也有几分小得意,其实这都是我与杨老师“合作”的结果。

由于教师收入低,杨老师同时还在几个学校上课,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们,只有这样拼命干,才能在高物价的莫斯科维持住生计,更何况他的妻子正在待产,这都需要钱。就是这样,杨老师还是陪我去了莫斯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和图拉的托尔斯泰庄园,后来他又联系彼得堡的朋友,在那里给我提供了管吃管住的地方,以方便我参观游览。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民族,常常表现出很强的“主人翁”姿态。但杨老师对我的关心却是无微不至的,他的心地善良以及对中国人的友好,并不亚于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并不需要地域来界定,而是需要一颗高尚的心灵,更何况杨老师还有一个高尚的外表呢?

本版投稿邮箱:
qwbxujing@sina.com